



西遊散記

梵影

五、加城小住

加爾各答簡稱加城，在恒河下流——夫利河的左岸，人口有六百多萬，市井雄偉，建築堂皇，水、陸、空三方面交通都很便利。水路進出貨物，皆經過夫利河，鐵路可直達德里，孟買幾個大都市。關於市面上的交通、電車、巴士那是不用說；最多的是馬車和黃包車，車費低廉，外客不懂價錢，有時要被車夫敲一記竹槓。

這裡不但有印度最大都市的地位，且為亞洲最負盛名的商埠，媲美中國之上海，法國之巴黎，英國之倫敦，美國之紐約，不會怎樣遜色，怪不得有人喊出世界五大都市，原來就是在上面所舉四大都市之中，把加城插進去，我想這是當之無愧的。

很幸運，我們因朝聖地期間尚需等待，在這個世界五大都之一的加城住了下來，初投宿大東旅社，租費高得驚人那是另一回事，最使人傷腦筋的，是飲食吃不慣，每樣菜總離不了加厘，說什麼這是大亭們吃的西餐，站在桌旁侍役，盡是印度佬，言語隔閡，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指手劃腳，叫侍役捧飯來，他往往會錯了意，送上一杯開水來，你若是要他添菜，他會跟你送上一碗湯，真使你哭不得，笑不成，招來一肚子的悶氣。老實說：花了大錢吃不飽肚子，這個大亭我真不願當，這種洋福，到底不是我

享的。我們大家都有這樣感覺——越早離開這間豪華旅社越好，免得淪為餓殍。

在我當初的想象，來印度沒有看過一個華僑，總以為印度沒有華僑居住，當我與團長、黎博士、陳先生到摩訶菩提協會訪問，才知道這裡有華僑四千多人，以廣東客籍為多，以經營皮業為主，經濟地位，雖不如星馬商人操當地經濟牛耳，但在他們苦心經營下，在當地辦了四所華文學校，年紀青的後一代，都能說標準的國語，此外，還辦了二家華文日報，一個是印度時報，一個是中國新聞，前者資格最老，是臺灣國民黨津貼；後者近幾年創辦的是大陸共產黨撐腰。

我在旅社假裝了三天「闊佬」，但也挨了三天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，好在印度中華總商會會長——余清波先生，他得到了我們抵印的消息，馬上與一位姓劉的先生同來，幫助我們搬遷到摩訶菩提協會去住，原來余先生是一位虔誠佛教徒，學佛有年，為人虛懷若谷，和藹可親。那位劉先生，亦有火一樣的熱誠，他二位為我們帶了很大的忙，使我們受惠不淺，真的，在這個異國遠方，尤其是僑胞稀少的印度，偶然看見一位華僑，就好像小孩子看到了自己的母親一樣歡喜。

蘭，是星洲六和園的名廚師，賣出來的菜，又香又甜，清脆可口，吃起來津津有味，這次，她屈駕受封「征西薛仁貴」，真是大家有口福。

人，畢竟是好動的動物，何況身寄旅途的我們，閒來無事，躊躇就是唯一的消遣。這裡應該說明：我們三次路過加城，第一次是初到，第二次是朝聖地回來，第三次是尼泊爾回來，都在加城作小住，所以加城的名勝，都會留過我們的足跡。

頭一個目的地是動物園，裡面動物很多，飛禽有：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駝、鸞各鳥；走獸有凶獅、猛虎、笨象、犀牛、長頸鹿、山鹿等，水物有河馬、海豬等。園裡有花有草，有碧綠的池塘，有茂盛的樹木，風景幽美，遊人甚眾。全園佔地面積四十英畝，其大可想而知。

博物院建築物為四方形，樣式新穎，內分三層樓，陳設的東西，分考古部、動物部、植物部、地質部、民族性部、藝術部、工業部、文典部，真是琳琅滿目，應有盡有，其中最使我注意的，該是考古部，光是這一部陳列了四個大房間，其中多是佛教古跡，雕刻佛像，大小不一，種類亦多，可惜在這許多古佛像中，過半是傷頭折臂，看了使我心酸、悲痛，為什麼好好的佛像會遭此浩劫呢？據說在十六世紀時代，回教勢力侵入印度，大事破壞所致。哎！一個宗教要生存，硬要排除異己，打倒另外的一個，這種野蠻行動，粉飾宗教招牌，其把宗

教二字沾污。

除了石佛像，在第二層樓上，陳列許多銅佛像，形像各有所表，顯密二教不一，可惜我辨認不清。最使我驚奇的是博物院進門處右室，豎立一方塊石刻碑文，高約數尺，闊三尺許，上面刻着中國方塊字，標題：「大秦景教流行碑」，碑上刻了全篇序文，是大唐建中二年呂考厥手筆，筆鋒勁秀。在此異國看到自己祖國文蹟，心甚奇，注視良久，本想將碑中序文抄下，惜時間匆促，只好割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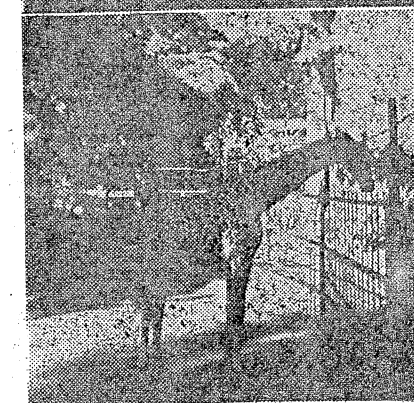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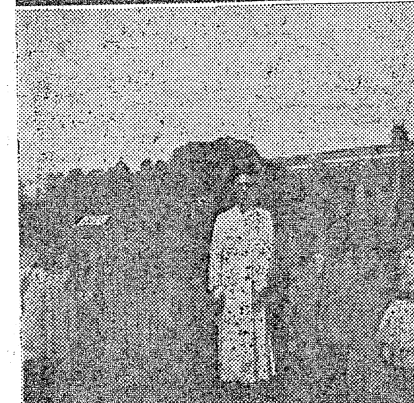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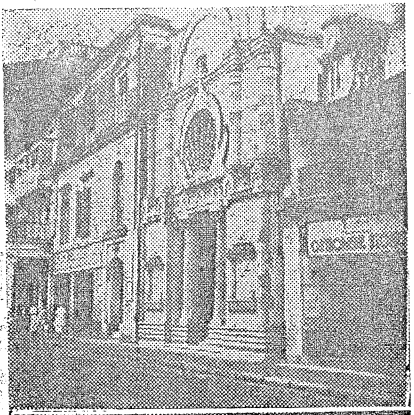
從博物院出，再赴維多利亞紀念堂，堂是十九世紀的傑作，當初是怎樣煊赫，現在却變成歷史陳跡，週遭有花有草有泉池，環境清幽，是遊人好去處。

紀念堂全部用石頭砌成，高峻雄偉，中間建築全部用大理石，樓分四層，形狀像星洲南大圖書館，華貴則遠駕南館之上，裡面有大理石女王塑像，及皇朝大臣等雕像，壁上油畫，及玻璃屏上輻輪，都是表揚十九世紀女王生平，歌功頌德，留給後人對她的景仰。

看過了這座堂皇建築和內面華麗裝設，使我生出了不同的感慨，我認為這筆鉅大的建築費，決不是從女王腰包掏出來的，而是民脂民膏的結晶品。

到過加城的遊人，如果不去植物園看看，那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，原因是植物園太好了，太奇特了。植物園在恒河旁邊，距市區約三十里，乘的士費時半點鐘，先越過恒河的浩拉大鐵橋，這座橋全長一千五百尺，橫架在恒河兩邊，橋

樹 提 菩



柱大大小小都是鐵的，小鐵柱不算在內，光是大的就有五十多根，遠看起來真像一座天橋，從它那浩大的工程，可以推想到恒河的潤澤。

野草開花，涼亭綠閣，蓮池靜水，鳥語猿啼，有時天風吹來，馥香四溢，令人陶醉，令人忘返，這一個畫一樣的景緻，就是植物園最好的寫真。還有那最標奇立異的榕樹，每條樹幹上長出樹根，直往土中鑽下，成爲枝連地，地接枝，樹枝可直接吸收水份，不必依賴大樹本身，就因爲這個緣故，樹根樹身，無法分開，遠眺像一片竹林，一株榕樹竟變成了無數榕樹，何況這裡共有三四株大榕樹，牠們的分身法使你看得眼花撩亂。

植物園還有一種特產，那就是水池裡的蓮花，花面一朵有一尺多寬，可見佛經所載蓮花大如車輪，真有其事。可惜我們這次到印度，不是開蓮花季節，否則大可一飽眼福。

我們暢遊了這許多名區勝景，不是脚版上擦了油，滑得快，應該歸功幾位導遊朋友不辭勞苦，並供給了我許多寫實材料，我真要謝謝他（她）們，談到這幾位導遊，讓我先談談加城的中國佛教。

加城居民能信仰中國佛教的，多屬於華僑，人數固然不多，其中却分成二個派系，一個是蓮社，一個是居士林，這兩個派系，不是信仰上的差異，而是意氣上的分野。前者創立人是旅印華僧轉達和尚。現在管理人是他的皈依弟子李太太。後者有林友三十多位，林址在一座樓上，負責管理人陳文溥居士，已是七十上下的高齡了。

可憐得很，一個偌大的加城，竟沒有一間像樣的中國佛寺，也沒有一個中國僧人在加城常住，這次李太太向我們提議，想把佛教蓮社擴大建築，作爲遠地來印朝聖佛徒，有個安宿之所，這建議不但得到我們代表團的極力支持，而且也獲得檳城、菲律賓兩地代表團的贊助，結果大家爲這個新蓮社捐了不少款子，我衷誠希望李太太能够一本初心的精神做去，不久的將來，巍峩的中國蓮社在理想中完成，給予朝山拜佛的佛教信徒一個歇脚站口，

那就功德無量了。

到底佛教化家庭與衆不同，李太太是個虔誠佛教徒，她的一班子女，個個年有爲的，對人彬彬有禮，這次義務做我們的導遊，太難爲他（她）們了。

日本寺、美麗的湖濱、印度廟，這三個地方代表團都遊覽過，只有我無福欣賞，這不是我偷懶，也不是我不隨衆，而是被可惡的病鬼拖住了，病，說來話長，爲了使未來旅印朋友多點見識，不再上當，我的筆實無理由吝嗇不多揮幾筆。

一位老住印度的華僑告訴我，印度的地方很髒，街頭賣的東西不衛生，飲食切宜注意，萬不要亂吃，否則，染上了流行的痢疾，不消一、二日就要到黃泉，這話聽起來多令人膽寒，我的舌頭比我怕死，嚇得伸出來幾次。

兩天後一個下午，因貪食了幾碗菜湯，可了不得，倒霉的痢竟在我身上出現，整個晚上，廁所與我結了不解之緣。翌日，林達堅居士帶我去看印度醫生，吃了一瓶藥

水，不濟事，且變本加厲，廁所越走越密，且病況日愈下沉，完了，這真完了，出發朝聖地日期迫近，萬不能因我個人之病，而耽延大眾行程，我憂心而焚，同伴也提心吊膽，因感不安。『人生自古誰無死，死不足惜，只可借身到古佛國土，無緣給我瞻拜如來聖跡，未免有點死不瞑目。我越想越傷心，深愧自己業重障深，慧淺福薄。我抱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，撥棄萬緣，懇切至誠稱念觀音聖號，不求延長壽命，但願滿我朝禮聖地願心，那時再死個痛快，何足惜哉？』

總算我的命不該絕，有了救星子，用開水沖服；觀世音菩薩，這真是阿伽陀藥，一杯到腹，病苦消除過半，再吃，病魔經不起藥力反攻，宣告破產，還我自由之身，這裡憶起古德兩句話，『病後始知身是苦，健時多爲別人忙』，該是我這時的心境了。

【圖片說明】1. 加城摩訶菩提協會正門 2. 加城維多利亞紀念堂 3. 作者在加城池畔與印度小朋友同攝 4. 加城動物園中之長頸鹿。